

玄奘大師傳奇(二)

● 聖印法師

玄奘法師在聽戒賢論師講《瑜伽師地論》時，一道參加聽講的大約有一千多人，其中還有許多外道。有位婆羅門教徒，聽講以後竟在場外時哭時笑。

大家覺得奇怪，問他原因，他說：「我是東印度人，過去曾在印度南端海邊普陀羅山觀自在菩薩像前發誓，想要做個國王，那時菩薩叫我不可發這樣的願，應當前往那爛陀寺，聽戒賢論師為一位震旦比丘講《瑜伽師地論》。依照聽法的功德將來可以見佛，做什

麼國王呢？果然，現在震旦的比丘已經到了，戒賢論師正在為他開講，與當時觀自在菩薩所說的完全契合。所以我因此被佛教的不可思議感動得難以形容，而情不自禁地又哭又笑了！」

戒賢論師得知這件事，就允許那位婆羅門進入那爛陀寺講堂裡面聽法。

戒賢論師花了十五個月的時間，把《瑜伽師地論》講完，然後派人把那位婆羅門教徒送到戒日王那裡。

戒日王是位奇特的人物，



得知戒賢論師那裡送了一個聽法的婆羅門來，就封給他三邑的土地，那婆羅門真的做起一個小國王來，果然應了他當初的心願。

玄奘法師在聽講和住在該寺修學的時候，還發生很多不可思議的事情，在《慈恩傳》中記述得很詳細，這裡不多說了。

那爛陀寺當時的學風，與現在的大學教育很近似，學僧們除了聽論師的講授外，更注重自由的研究、討論，並且常常舉行辯論會。

玄奘法師在那爛陀寺住了五年之久，每次參加辯論會，總是他獲勝，因此聲譽日隆，五印度的國王，都爭著供養他。其中戒日王，對玄奘法師特別的欽敬。

唐朝貞觀十五年，也就是西元六四一年，玄奘法師四十歲的時候，印度的曲女城舉行一次特別的辯論大會。全印度共有十八位國王以及佛教的

大、小乘出家人，同時還有婆羅門教徒等，一共六千多人參加。

大會的主持人就是戒日王，他特別禮請玄奘法師為大會的主講人。

玄奘法師認為這次大會關係重大，事先作了充分準備。他在大會之前，就把「真唯識頌」的講稿寫好了。

大會開幕後，他站在臺上向大眾高聲朗誦。誦讀完畢，又宣告說：

「我這真唯識頌，有誰能駁倒或是更改其中的一字一句，我願意斬首謝眾！」玄奘法師在大會中，花了十八天的時間，演講唯識思想，聽者無不心悅誠服，沒有一個人敢出來應戰，更別說更改他的「真唯識頌」了。

於是大會就贈送他「全印度第一位佛教論師權威學者」的榮銜。

大會結束日，戒日王以大象供玄奘法師乘坐，遊行全



城。百姓都歡呼頂禮膜拜。法師的光榮，也是中國人的光榮。

一千多年後的今天，這分光榮仍然被全世界學者一致傳頌著。

曾經擔任過日月潭玄奘寺住持的道安法師，曾經作過一副讚美玄奘法師德學的對聯。那副對聯是這樣寫的：

「萬古仰完人，大漢聲威揚異域；
千秋傳絕學，盛唐文物震全球。」

這一副對聯把玄奘法師的德學，形容得淋漓盡致，現在被雕刻在日月潭玄奘寺前「玄奘大師取經行迹圖」的兩邊柱子上，供遊客瞻仰。

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是早就傳到我國了，玄奘法師住在四川益州空惠寺的時候，有位法師就把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的梵音傳授給他。他就因

為不斷誦念這部經，才能安然抵達印度。

玄奘法師進入印度以後，剛好來到了恆河邊，看到河邊聚集了很多土人在鼓動喊叫，突然把玄奘法師包圍起來，然後粗魯地把他推倒在地上。

接著他們嘴裡就嘰哩咕嚕地叫喊個不停。當時，玄奘法師初抵印度，言語不太通曉，不明白他們到底在說些什麼？或者準備對他怎麼樣？

玄奘法師正在疑惑的時候，土人們竟把他抬到恆河的岸邊。這時候他已經覺察到這些土人的來意，是對他不利的。

原來，當地婆羅門教派中有一個惡習，就是每年都要用一個活人來祭河神，把活人投入恆河中淹死。玄奘法師到達那天，剛好是他們祭河神的日子。原來已準備了一名土人作為祭品，這不幸土人的父母、妻子、兒女正圍著他悲泣不已。



這時玄奘法師正好打那兒經過，被土人看見，於是捨棄了土人，而改以玄奘法師當祭品了。

玄奘法師意識到這麼一件意料不到的飛來橫禍，心想：「自己的生命因緣，到此為止了，又如何呢？」於是他以似通非通的印度話，向土人們比手畫腳地說：

「我是從震旦來的佛教沙門。依照震旦的習慣，沙門在臨死之前，必須要舉行念經、拜懺的。請你們答應我這最後的要求，好嗎？」

玄奘法師見土人們點頭許可，就跪在地上，雙手合十，開始用梵音誦念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。誦完了第二遍，正準備誦第三遍的時候，說也奇怪，天上忽然陰雲蔽空，伸手不見五指，而且西北刮來了狂風，一時飛砂走石非常可怕。土人們看見這樣的情形，嚇得四處亂跑。他們以為這沙門有大法術、大神通，如果把他投

入恆河，不知他會祈求梵天降下什麼大災大難？

飛砂走石一過，白日重現，土人們又聚攏過來，一齊跪在地上，向玄奘法師拜個不停，口裡喃喃的請他恕罪，玄奘法師才得死裡逃生，接著向土人們開示，告訴他們以活人祭河神是迷信。殺生尚且有罪，殺人罪惡更重！土人們聽了，紛紛表示懺悔，從此改了惡習。

玄奘法師能夠逃過一劫，可說是靠誦念《般若心經》的不可思議功德所賜，以此功德感應了佛、菩薩，以威神的大力前來庇護，使他得以脫離大難，轉危為安。

玄奘法師是在貞觀三年動身前往印度，到貞觀十九年才返抵國門，這一趟遠行，前後共花了十七年的時間。

當玄奘法師向戒賢論師及戒日王等表示要回國的時候，受到一再的挽留，但是他返國的意志非常堅決，對方發

現無法勉強，改以各種供養，以供他途中的需要。由於經書及行李很多，戒日王還特別贈送一頭大象、十匹騾馬、四匹純馬，並且指派四名使者，攜帶戒日王的國書沿途護送。此外，還有僧侶七人、雇工二十多人隨行。沿途所經各國，無不一一迎送。等玄奘法師一行安抵中國邊境，他們才依依不捨的回國。

過去玄奘法師曾答應高昌王於回國時必須取道高昌，停留三年。但是到達活國時，打聽到高昌國已經被大唐所滅，國王鞠文泰殉難，如此一來就不必前往高昌了，於是改道越過帕米爾高原，到于闐國。

歸途因涉水流失了不少經典，只好在于闐暫作停留，一面派人到龜茲以及喀什噶爾諸國再行蒐集，並修書派人前往長安呈送太宗皇帝，表白當初偷渡出國的罪行。在于闐等候了七、八個月，應補充的經書已經蒐集齊全，而太宗的詔書

也來到了，詔書中赦免了法師偷渡出境的罪，且言詞懇切，促勉立即動身回國。

接詔書後由于闐出發，向東行三百餘里到此馬城。由此進入沙漠，再行二百餘里，才到達尼亞城，再向東行就入流沙區域。流沙之中沒有水草，且風吹沙流，有熱毒魍魅、發燒嚙語等的疾病流行。而且沙中沒有路徑，行人多以人畜遺骨作為標誌。行旅的艱難，如同越過鬼門關一樣，隨時有死亡的可能。

經過重重的艱險返回國境後又上一表，太宗皇帝就命宰相房玄齡，指派官員出城迎接。到貞觀十九年也就是西元六五四年正月初六，才安抵長安都城。那時玄奘法師已經四十四歲了。在那十七年中遊歷三十多國，遍訪各處佛蹟及法師，學成唯識之學，並攜回梵文原具六百五十部之多。

玄奘法師回國後，太宗皇帝就安頓他住在弘福寺，並



指派多位僧俗學者，與玄奘法師成立譯經場。那時候的譯經場相當於現在的「國立編譯館」。玄奘法師從此一心一意從事佛典的翻譯工作。

經過了十九年，共譯出佛典七十五部，一千三百三十五卷。在譯出的佛典中以法相唯識經和論為主。其他如大乘經典的《大般若經》六百卷；小乘經典的《毘婆沙論》兩百卷，都是大部頭經論，也先後翻譯出來，這些都是佛學思想的精華。這樣大規模的譯經，為中國翻譯史開創了一個新紀元。由於日以繼夜的譯經，玄奘法師終於積勞成疾，原先就有的哮喘宿疾也復發，痛苦不堪。

《大般若經》原文共有二十萬頌，比《華嚴經》還要多。玄奘法師翻譯時，已經五十九歲，加上有哮喘病，並不適合譯這麼大部頭的經典，所以弟子們建議法師用節譯的方法。

於是玄奘法師想效法鳩摩羅什法師執簡卸繁的譯經法，省去重複不當的地方，只選擇重點加以翻譯。但是有一天晚上玄奘法師作了一個惡夢，夢見他在危崖上被惡獸攻擊。驚醒後，就認為可能是不夠精進的一種責罰，於是，對弟子們說：「《大般若經》仍照原典翻譯，不可省略一字。」並且還在身邊放了三種譯本作為參考，翻譯的工作可說是一絲不苟。

經歷了四年的時間，到了龍朔三年冬天終於大功告成。完成時頓感心力交瘁，便向弟子們預言：

「我將與你們永別，如果你們對我譯出的經典有不明白的地方，趁我一息尚存時，趕快提出來問我吧！」

譯完了《大般若經》，麟德元年春天，跟玄奘法師一同譯經的僧眾和玉華寺的僧人們請他繼續翻譯《大寶積經》，該經有一百二十卷的原文。玄



奘法師說：「這部經的卷帙與《大般若經》不相上下，我覺得力不從心，同時，我已經預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，你們不妨送我去『芝蘭幽谷』，禮拜俱胝佛母，也好讓我安然而去！」

弟子們不敢違命，就伴同法師一起去禮拜佛母。回來後，法師命嘉尚法師把譯出的佛典目錄呈閱，共計譯出經典七十五部，一千三百三十五卷，另有俱胝佛母及彌勒菩薩畫像一千幅，俱胝佛母塑像十尊，抄寫的其他經典各十部，還有一切「悲田」與「敬田」功德都迴向予大眾，受益者萬餘人。前來向玄奘法師燃燈贖罪者達數萬人之多。麟德元年也就是西元六六五年的二月五日，玉華寺住持慧德，夢見金色聖像千餘人從空而降，進入譯經院中，香華布滿天空，冉冉落下。

二月四號後半夜，為玄奘法師診病的明歲禪師，親眼

見兩位身高一丈多，手拿白蓮花的出家人走到玄奘法師面前說：

「法師自無始以來諸多煩惱，有情諸惡業，現在都和病業一同消滅，願共歡喜！」

當時，玄奘法師向他們合掌，然後用右手支持頭部，左手伸放在左股上，兩腳伸直重疊，右脇下伏，面向西臥，如釋迦牟尼佛示寂入涅槃時的臥姿，直到氣絕而不變。

二月五日的夜半，法師臨終前，弟子大乘光問說：

「和尚必定往生彌勒內院嗎？」

玄奘法師回答說：「一點不錯，決定往生內院！」

到了八日晚上，高昌國的弟子玄覺法師在夢中，看見一座聳入雲霄的佛塔崩落，一時驚醒，不久就傳來了玄奘法師圓寂的消息。

玄奘法師圓寂的時候，從腳部逐漸向頭部冷卻，但頭部到了最後，依然保持原有的



體溫。臉部呈紅白色，一如生前，而且面露笑容，經過七日不變，遺體連一點臭味都沒有。

當唐高宗得知玄奘法師圓寂的消息，非常悲傷的流著淚說：「朕失國寶了。」

因為玄奘法師的去世，高宗皇帝表示衷心的哀悼，竟然罷朝五天之久，可見朝廷對於這一代譯經宗師的崇敬與真誠，已經到了相當的程度。四月十五日，是玄奘法師遺體大葬的日子，長安附近的百姓，人人悲戚傷痛，如喪父母一般。

沿途扶老攜幼跪拜送葬的竟然有一百多萬人，道路為之阻塞。

等到玄奘法師的遺體埋葬好了，天色也變黑了，鳥獸一致發出哀叫聲。信徒百姓等在墓地紛紛設齋供養之後，大眾才陸續返家。

一代大師從此與世長辭了，可是他崇高的精神與偉大

的事業，卻永遠地留存在這個世間上，令人懷念不已！尤其是他費盡心力辛辛苦苦所譯出的《大般若經》，更將永遠地留傳於世，永垂不朽！

玄奘法師從六百卷《大般若經》中，濃縮它的要義，而成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，另譯成專經流通，供佛弟子們誦念。凡是誦念此經的人，功德不可思議。

事實上玄奘法師自己就是依持此經，而度過往返印度途中，許許多多的艱難危險，甚至免於一死的災禍。

所以不妨說《般若心經》與玄奘法師，可謂是骨肉相連，他以自身的經驗貢獻給了大眾，啟示後人凡是誠意持誦此經的，就能夠同他一樣，得到無比的利益。因此我們佛弟子，應當秉持誠敬的態度誦念《般若心經》，才不辜負玄奘法師慈悲崇高的心意。

玄奘法師在印度留學的時候，被戒賢論師以及戒日王當

成是寶。返國以後，唐太宗、高宗也一樣把他當成國寶。到了民國時代，先總統蔣公更稱讚他是「國之瓊寶」。所以說，玄奘法師一生偉大的事業，以及對佛教，對國家的貢獻，真是永垂千古。

我們都知道：

「玄奘法師是一個最富有愛國情操的留學僧，也是自古以來最偉大的翻譯家，最具有修養的道德家，最富學養的藝術家！」

難怪時隔一千三百多年後的今天，蔣公特地親筆書寫「國之瓊寶」四個大字，製匾懸掛在日月潭玄奘寺三樓大殿之中，使之能與天地共長久，與日月爭光輝；也好供千萬佛子共膜拜，天下遊客同瞻仰。

道安法師所作的聯：

「萬古仰完人，大漢聲威揚異域；
千秋傳絕學，盛唐文物震全球。」

可以說是對玄奘法師最佳的禮讚詞。

綜觀玄奘法師的一生，他完全為佛教而奉獻自己。平時的生活態度是那麼的嚴肅，戒律清正，不奉迎權力，尤其是豐盛的學問，高尚的道德，可以永遠作為後世的表率。

既然玄奘法師學德兼備，加上修為高深，實在不愧被尊奉為三藏法師。

唐太宗與唐高宗兩朝的皇帝，都皈依在大師座下為弟子，對佛教表現出莫大的敬意。大師譯經的同時，對於龍門石窟，佛像雕塑工程的擴展，也不遺餘力的贊助。

不過，由於唐朝姓李，與老子李聃同宗，所以，也尊崇道教，並以老子為祖先，刻意供奉。雖然玄奘大師曾據法力爭，結果仍照未得到改正，這件事，讓法師感到非常遺憾。

中國佛教到了唐代，可以說是鼎盛時期。所謂南禪北教，互相爭輝。同時對於日本



佛教界也有莫大的影響。因為玄奘大師由印度帶回大乘經典，翻譯多種，也引起了日本佛教徒的向道之心，紛紛入唐求學佛法。他們以奈良地方為佛教中心，建立了很多寺院，開始研究佛教。

玄奘大師在印度除了修習經典之外，更把佛教的因明論也就是論理學，帶回到中國。他在印度並且親自參與論戰，論述法義及學理，縱橫無盡，辯才無礙，都是得力於因明的論理之法。

中國四大譯經家，前有鳩摩羅什與法顯，後有玄奘與義淨。不過，對佛典翻譯的認真，正確的逐句逐語，一言一句的譯法，實在只有玄奘法師一人。其他諸人大都是潤飾文句，當然，就譯經者本身文藝創作的立場來說，多少總會加入一些主觀成分的。但玄奘法師始終堅持尊重經的原來精神與面貌。

我們中國古代有東人主、北

馬主、西寶主、南象主等四世界之說，也可以說中國人古代的世界觀。對於馬主之國和寶主之國，中國人並不陌生。但是有關象主之國則知道得很少。玄奘大師親自經歷了印度一百零十個國家，有傳聞記錄的達二十八國；他對印度的歷史地理及風土人情知道得極為清楚。這在他歸國後所著的《大唐西域記》裡面，報導得極為詳盡。這本書可以稱之為中國去印度以及中亞各國的文化橋梁。玄奘法師終生生活在佛法的世界裡，始終是為修行佛道，翻譯經典作了最大的貢獻。

他在各地長期旅行期間，每逢夏日，都作結夏安居，這一點傳流給後世佛教徒們，常久維持釋尊在世的風習，實在是一件值得稱道的事。㊦（全文完）

節錄自聖印法師著作《般若心經講話》